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三

真部

柳河東集卷十八

唐 柳宗元 撰

乞巧文

一十首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公假是以自見其拙於謀已耳文曰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此文當作於貶謫之後皆元和以後作是無咎取此文以變離騷系之

曰周鼎鑄倭而使吃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為桔槔用力少而見功多抱甕者羞之夫鵠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鵠之鳴逝兮吾獨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偽因詆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者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驚要歸諸厚然宗元愧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

饗諸延切厚粥也餌仍吏切

蔬果皆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

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

吳均齊記云七

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

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

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

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

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再拜稽首稱

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轆轤

上音交
下音葛

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

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

將臨石梁歎天津儼於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

耀芒

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
旁右旗亦如之而河鼓居其中

靈氣翕歔

呼勿切

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
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
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

殼龜黿螺蚌

上音羸
下音蚌

皆有所服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

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
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
勢射利抵巇

音義山
險也

中心甚憎為彼所竒恐仇佯喜悅

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

絕命不負所知扑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

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

女六切慙也

彼則大喜臣

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

狴狴

上音陞又邊迷切下音岸

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

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

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

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

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

喜惡默則憎憐搖唇一發徑心中原膠如鉗夾誓死無

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

暗抑銜冤

暗音陰

擘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

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呻吟飛走

呻吟音奔哢音弄鳥聲

駢四儷六錦心綉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

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撲鈍枯朽不期

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

有眉嬪頰蹙

嬪音賓目恨張也頰音過

啄唾冒歐

音嘔

大赦而歸

赦乃版切

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

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

心規以大圓拔去訥舌訥與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

輕便平聲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鬢上音拳下音寧為世所

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師屬音注彼

獨何人多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

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裊朱裳裊音袖衣袂也手持絳節而

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

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
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
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
吾所有不安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
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一作不敢

罵尸蟲文

并序

酉陽雜俎載人有三尸上尸清姑代人眼中尸
白姑代人五藏下尸血姑代人胃命凡庚申日

三尸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
守庚申三尸滅公之此文非曰誠然蓋有所寓
焉耳公自貞元十九年以御史裏行善王叔文
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
事擢禮部員外郎俄而叔文敗公貶邵州刺史
不半道貶永州司馬然宰相宸才且困將澡濯
用之會程昇復起領運務乃詔補袁州刺史而
武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
讒公者衆矣假尸蟲以嫉其惡端
有所指也當在元和謫永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同人隱微失誤輒籍
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

謫過疾癘天死柳子特不信

一無特字

曰吾聞聰明正直者

為神帝神之尤者

一無者字

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

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刑

一作形

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

一作跪

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

一作窺一作觀

此居七
據二切 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

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

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

顛蹶以逆施反鬪為安佚諧下謾上謾謾官切欺也恒其心術

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晚竊出晚五計反走讒于

帝遽入自屈冪然無聲冪音覓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

之恤彼脩蛸恙心蛸胡恢切人腹中長蟲也短蜣穴胃蜣如消去消二切腹中虫

也外搜疥癘疥癢也癘疫氣也下索癭痔癭力闕切瘡也痔治里切後病也侵

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

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

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荅汝讒慝以付九闕貽虎豹食

楚詞宋玉招鬼詞虎豹九闕啄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闕閉主啄齧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下

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

滅汝之精蓐收震怒蓐收天之刑神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將勅雷霆擊

汝豐鄆都鄭音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

大道顯明害氣永草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

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
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
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觀其文蓋指當時以諂曲獲用者其言或因先
容以售其蟠則必有所指明矣繼之以病夫甘
焉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則又以見用者不明棄
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旨微矣皆貶謫後作
與前篇相
後先云

后皇植物

楚辭九章后皇嘉樹橘徕服
兮注后后土也皇皇天也

所貴乎直聖主

取焉

主一作王

以建家國巨為棟楹

上音凍下音盈

齊為閭闕

上苦本切

下音域

外隅平端中室謹飭

一作飾

度焉以几

度時落切

維量之

則君子馮之以輔有德

一作其德

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

揉木

揉屈伸木也

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

上音時下音衰

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

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

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垤

上口交切何休公羊注曰境垤不生五穀曰不毛垤徒結切螻蛄家也

反時燠寒鬱悶

一作閉

結澀癰塞

一作塞

艱難不可以遂遂

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慝噴玩

上音攢下五官切銳上也高也

含蝎孕蠹

蝎胡葛切木中蠹蟲也蠹音姑

外邪中乾

音干

或因先容以售其蟠

售音壽蟠

音盤鄒陽書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

病夫甘焉制器以

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

沴閭計切相傷為之沴

禍氣侵骨淫神

化脉體仄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

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

音僻

且人道甚惡惟曲

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孿戚施跂

跂

上舉綺切曲也下丘弭切有跂踵國其人行脚跟不着地

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

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

選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

朝歌回車

鄒陽書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

簡牘載焉

昭王市骨樂毅歸燕

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消人求千里

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消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

今我斬

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

咨爾君子曷不乾乾

音虔易君子終日乾乾

既和且平獲祐于天

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并序

與前文先後永州作晁太史無咎取罵尸蟲憎王孫并此宥蝮蛇文以附變騷系之曰離騷以此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毒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也罵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放之焉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

蝮音覆毒蛇也犯

於人死不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

取巧噬

音誓

肆其害然或慊

苦葦切恨也

不得於人則愈怒反

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

間攣

緣切腕鳥貫切腫時勇切

為癰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

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
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
而鬪死以執而謂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
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
焉執耒操鞭持芟樸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
密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閤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
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

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

一作夫

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脇

惟行之紆目兼蜂蠆

上音峯下田邁切

色混泥塗其頭

一作頸

感

恧其腹次且

上七私切下七余切

蹇鼻鈎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

銜毒而趨志斲害物陰妬潛狙

子余切

汝之稟受若是雖

欲為鼃為蜃

鼃音蛙蜃音蝦蟇也蜃反行即寒蜩也

焉可得已凡

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

毒齊起首拳脊努呴舌搖尾

冉呴音

不呈其凶若病乎已

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

薙他計切除草

葺吾楹室

一作

害吾垣嚴吾扃俾奧草不植而穴隙不萌

隙去逆切義與隙同

與

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

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

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

迭音

宥汝

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

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
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
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一作陰陽爾
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與前文先後永州作後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
有云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則猴之類
而小者也

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靜以恒類仁

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

鳴哀有難

乃旦切

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

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衍衍焉山之小草木

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

囂

虛驕切又牛刀切

勃諍號呶

上音豪下尼交切

啗啗彊彊

啗子夜切又則伯切

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

倪吉切

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

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

木實未熟輒齧齧

上下結切下五狡切

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

其嘽

音歎以類聚食曰嘽

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

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援羣衆則逐王孫王孫

羣衆亦齮猿

上仁草切齮也一作齧

援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

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趨如是作憎王

孫云

湘水之漑漑兮

湘水出零陵郡

其上羣山胡茲鬱其彼瘁兮善

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援環行遂植兮止暴殘

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

上徒彫切下呂唐切

叫囂兮衝目宣斷

魚斤切
齒根肉

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鬪

善類兮譁駭披紛

譁音華駭
下措切

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

嗛果腹兮

莊子腹猶果然音如
字又苦火反飽貌

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

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

怨苦兮號穹旻

號音豪
旻音珉

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

獨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

同兮聖囚

蜚廉惡來紂之臣
紂囚西伯美里

禹稷合兮凶誅

謂舜用禹
稷去四凶

也羣小人

一無
人字

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

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

否備鄙切

伊細大之固然兮乃

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遂畢方丈

并序

元和十八年公尚為永州司馬至十年方召至京師當在八年夏作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

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咸無安處老弱燔死

燔音煩

晨

不爨

取亂切

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

罷音痕

蓋類物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

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鸛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

則其邑有譌火

上五戈切
妖言曰譌

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又

有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襍而磔之

磔列也張

格切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救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

宅兮時闔而開火災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

兮日十藝而窮災

藝如劣切

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為

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夫

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

暴音

混合恢台

騷云收
恢之

孟夏

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

僵音薑
踣北切

休炊息燎兮側

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啟伺姦回若墜

一作

之天兮若生

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

山海經乃禹
所撰故云

畢

方是崇

音

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

地災皇所愛兮僂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

不懲兮衆愬咸至

愬音

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

禍兮

祝融火神晉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光照
四海命之曰祝融注祝始也融明也

回祿屏氣

回祿火神也

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

楚辭九歎考玄冥於空桑注玄冥太陰之神

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銜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

黠下八切

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

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

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

并序

據集元和四年與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末
瘡疾稍已又與楊憑書云一二年來瘡氣尤甚
又云每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而撫膽不
能自止此文自言病瘡且悸作於永州時也

余病痞且悸

痞部
鄙切

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

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

壯士
切澁

也

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

鬻音育

欺子而獲售子之懣

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愾然憂

愾口
漉切

推是

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
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
毆開滯

結兮

毆音區

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

兮

訢音

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

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

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饗烹兮專恃爾力反增

予疾兮昏憤馮塞

憤胡對切

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

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愬兮茲謂蹲鴟

上音存下處脂切蹲鴟芋

也魁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

欹丘奇切

亦作

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蟪蛄

上推

舩切蝗子也下

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伎害兮

音伎

寘狠也 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

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
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
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憩螭文 并序

零陵永州郡名文作
於元和未召之時

零陵城西有螭于江螭丑法曹史唐登浴其涯音牽

以入一夕一作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

是耶於是作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

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

壽善夭殤終何為

兮堆山醜江

醜山宜所綺二切

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

慮害趨走祗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

激湘流

激音攸水流

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

無歸兮親戚呌號閭里思兮魂其安游覲湘纍兮

揚雄反離騷因

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注纍力追切諸

不以犯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也

嗟爾怪螭

害江湄兮

湄音眉

涎泳重淵

涎徐連切淵一作瀾

物莫威兮鰲形決目

鰲力幽巨
糾二切

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

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教嬉兮洋洋

往復流逶迤兮

上於危切
下音移

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

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

蒲魚侵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

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永州郡名文蓋指事以寓意其曰得不
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蓋端指貪利以捐生

者文意皆指是非哀夫永之溺者而哀夫世之溺者云耳與招海賈之意同

永之氓

永一作零陵

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

絕湘水中濟舩破皆浮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涌兮

浩漚蕩而無舟

漚戶廣切

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

手足亂而無如今負重踰乎崇丘既搖頭

一作浮顛

而滅簪

兮不忍

一作欲

釋利而離尤

離騷經進不入以離尤

將復修吾初服注離尤遭禍

也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搔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瀾兮

楚詞大招彖首縱目被髮

魂俵俵而焉游

俵丑良切又音張

龜

鬟只鬟如陽切亂髮也

龜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噓始貪羸以嗇厚兮終

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

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

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鈎

爵音
熨網

也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天與害

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今鮮克以保其生衣寶

焚紂兮專利滅榮

紂衣寶玉焚於鹿臺
榮夷公專利見周紀

豺狼死而猶餓

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

一無民字
貿音茂

故與

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異中人之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據文意亦永州作是無咎取以續楚辭系之曰
昔屈原不遇於楚傍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
遊八極以從已志而不可猶坦然念其故國至
于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
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言之皆不
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盖取諸此
也言賈尚不可為而又浮于海大泊瀚淪八方
易位魚龍神怪其禍不測孰與上黨易野出入
無虞而可樂哉上黨亦晉地宗元以謂崎嶇冒
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
之士行險以僥倖不
如居易以俟命云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

音盪

蕩泊一作汨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

隳翻規切突他沒切

滄

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涵渤

上鳥孔切下蒲沒切

君不返兮逝恍惚

一無逝字恍惚同

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

趕嶢嶢兮

趕教角切嶢午結切

萬里一覩率入泓坳兮

率才律切

峯嶢嶢也

宏切坳於交切

說文與晦同

奔螭出拊兮翔鵬振

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

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八首人

面此為九首恐誤

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

齒齷齪鱗文肌

木元虛海賦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注黑齒海外國名齒士眼切齒不正齷

魚蹇切齒露

三角駢列耳離披

山海經鯨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凌鯨背腹皆有

反斷

义牙踔欽崖

斷魚斤切齒根肉踔敕教敕角二切踔也欽音欽山高險

蛇首狝鬣虎

豹皮

沈懷遠南越志鮫魚鯉也形如蛇而四尺沈瑩臨海異物志虎鰐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齒牙有

似虎形或變乃成虎狝音希豕也

羣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

君不返兮以充饑弱水蓄縮

一作弱水張衡思立賦亂弱水之潺湲兮注引山海

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楚詞大招東有大海弱水泔泔只注東海其水淖弱沈沒萬物也其

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

鯨其京切鯢音倪

淫淫

嶷嶷

魚力魚其二切

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

涵音舍

高下迺置滔危顛崩濤搜䟽剡戈鋌

時連切小矛

君不返兮

砦沉顛其外大泊評齋淪

評音平水名谷也齋於淪切水深廣兒

終古迴

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

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跌徒切沸入湯

谷離騷遠遊朝濯髮於湯谷注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淮南言日出湯谷入虞淵也舳艫霏解

梢若木舳音軸艫音盧若木楚辭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君不返兮魂焉薄

海若嗇貨號風雷海神名曰海若巨鼇領首丘山頽列子渤海之東有大

壑焉其中有五谷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著隨波上下不得暫時先

聖訢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猖狂震虢翻三番六萬歲一交焉鼇音教領戶感切

九垓

逆切

君不返兮靡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

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

恟音

上黨易野恬以

舒

上黨路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為賈而無虞也

蹈蹂厚土堅無虞

蹂忍久切踐也

歧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

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反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

孟子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范子去相安陶朱

范蠡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之

陶為朱公治產積居興時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呂氏行賈南面孤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

也往來販賤賣貴累千金後事秦莊襄王以為丞相封文信侯

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

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

桑弘羊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領大司農盡管

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權輸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之貨使商賈無所牟利

於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賜弘羊爵左庶長

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

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

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

軀

柳河東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四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九

唐 柳宗元 撰

弔賛歲戒十五首

弔萇叔文

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屬大夫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使告於晉魏
獻子泣政悅萇弘而與之合諸侯于狄泉衛彪
僂曰萇弘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
可支也及范中行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
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語其忠誠然也

公哀弘以忠死故弔云晁無咎取此文於變離騷長音長

有周之羸兮

羸力追切

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

強逆制兮鬱命轉幽

一作輔幽

疹蠱膠密兮

疹音軫蠱音古

肝膽為

仇

一作為尤

姦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

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高高坼兮

坼文爾切說文

小堀也一曰山摧

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

壓乙甲切

溺奴狄切

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

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

剽匹妙切狡古巧切

怛就制乎強

國松栢之斬刈兮翦茸欣植

翦鳥孔切茸加容切又而隴切

盜驪折足

兮

驪音離

罷駑抗臆

罷音疲

鷙鳥之高翔兮孽狐惴而不食

鷙音至惴之瑞切

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

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

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

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

平聲

騷云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誥金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

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寥

廓而殄絕

黠徒感切

竭馮雲以甕愬兮

甕音貢說文飛聲

終冥冥以

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汨洄其不化

兮

汨音互洄音鶴又胡故切

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

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愈進兮誓不偷

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

兮

一作比干之以仁義類兮一作比干之仁義兮一無義字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

殷有三仁焉

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

子貢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

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
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敬吊予忠甫

一作敬
吊忠甫

弔屈原文

晁無咎取以附變騷曰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
弔原至揚雄亦為文頗反其辭自崑山投諸江
以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
竄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
各從志也及子厚得罪與昔人離讒去國者異
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
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
其辭慙矣余謂斯言誠有旨然公再逐而過湘
江要亦不能無感云

後先生益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

屈原

為楚懷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讒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顛頽形容枯槁漁

父見而問之乃作懷沙賦於是

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汨音覓擘蘅若以薦芳蘅音行

杜蘅與芳芷若杜一作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

若也皆香草名一作

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

遭世孔疚音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書益稷予欲觀古

山龍華蟲作會宗彞注華象草華虫雉也宗廟彞尊以

華蟲等為飾羔音高羊子小曰羔裘與袖同衣袂也左

氏襄十四年衛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袖先生之

意益以言貴者不獲用而賤者又得以進御云耳牝雞

伊嘵兮孤雄束味

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伊嘵音憂味與嚼同陟救切喙也蓋亦以喻

賢者不獲伸其喙而小人反以肆其說耳

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

哇咬淫聲也哇烏瓜

切梁元帝纂要淫歌曰哇歌咬於交切大呂六呂中之一也先生蓋亦以取喻云

董喙以為羞

兮焚棄稷黍

董音覲藥草烏頭也

岸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

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攘折火列兮娛娛笑舞

攘音裏屋椽周

謂之攘齊魯謂之桀娛娛一作娛娛

讒巧之嘵嘵兮

嘵馨么切與曉同說文懼也詩曰予惟音

嘵惑以為咸池

咸池黃帝樂也

便媚鞠慝兮美逾西施

離騷有西施之

美容惡女六切

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

瑱他甸切匿以玉充耳

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

俞俞跼緩秦緩皆古良醫也

何先

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

鍼與針同

但仲尼之去

一有魯舍字

兮曰吾行之遲遲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柳下

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
去且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
三黜

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

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

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

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悃兮

悃苦本切
悃拍逼切蹈

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瘞於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

兮胡久而不芳離騷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注荃蕙皆美香也荃音孫先生

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

涕之盈眶去王切眼眶也呵星辰而驅詭怪兮謂屈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

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書其壁夫孰救於

崩亡何揮霍夫一無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

矐朗兮姱音誇奢貌矐音黨目無睛直視也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

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

望平聲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羊為屈之幾何

兮

羊音敕國語融之興者其在羊姓乎羊楚姓也

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

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

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間之毅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

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傷毅之有功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
晁無咎故亦取之於變騷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廈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

疾走兮

即上所載畏誅降趙之意

狂顧傍徨燕復為齊兮

趙封毅於觀津號曰

望諸君尊寵毅以警動燕齊田單與燕君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

東海洋洋嗟夫子

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
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
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惓惓兮誠不忍其故

邦

初毅去趙歸燕昭王問伐齊之事對曰齊霸國之餘
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

樂毅約趙惠王別使連楚魏令趙瞞秦以伐齊諸侯皆
爭合從與燕伐齊昭王以毅為上將軍趙惠王以相國
印授毅并護趙楚韓魏兼兵伐齊其後

又捐燕歸趙始終對趙之意可見矣

君子之容與兮

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跼陳

辭以隕涕兮

離騷經檻茹蕙以掩涕兮雷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陳辭兮眈吾既得此中正跼巨

凡切長跪也

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

臧

言一作信

伊尹五就桀賛

并序

作之年月不可考先儒或以為到永州後作謂柳以附王叔文逐嘗與許京兆書云早歲與負罪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廩廩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今又作此賛亦陰自解說益以桀比叔文言其居勢順便可以速得志云耳以叔文為桀而以德宗為湯是果公之意哉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

見矣夫何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
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
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
人堯舜入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
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
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
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
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

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
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
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憧昌容切吾觀聖人之
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
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
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

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

書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

一日勝

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

阼音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

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

恒之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一作晦

梁丘據贊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痞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欸皆齊嬖大夫也言於公曰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史晏子以為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入齊侯田于沛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即梁丘據也公曰唯據與我和

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此君所謂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者也夫以孟子之賢臧倉猶得以沮君而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方子厚貶竄遠方左右近臣有能一為子厚之地者乎其曰激贊梁丘誠哉有以

齊景公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

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

師是導君以諛

音腴

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圯

部鄙切

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
賛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賛引

并序

賛云零陵在

永州時作也

霹靂琴

上音僻下音歷

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

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窾

音款空也

一夕暴震為火之

焚至旦乃已其餘磴然倒卧道上

磴苦東戶宋二切石聲

震旁之

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

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

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

不可載焉

載一作再

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

越之左與右

越如字禮記朱弦而疏越注云越瑟底孔也

以著其事又益以

序而為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

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觀序云睦州於是誠焉不疑謂李睦州也馬孺人睦州之外婦馬淑也據集有淑墓誌元和五年五月卒而此序云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贊當時作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非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磐石六觚

音孤史記漢興破觚為圓斷雕為撲觚謂方也

其長

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

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
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
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為寶拔大苦兮升至真
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品人
德無已兮石無磷音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

勤

龍馬圖贊

并序

靈昌滑州郡名也明皇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鬣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與公贊所狀皆合公嘗說周穆王八駿之圖可焚而獨於此贊龍馬之神此必有可信不誣者哉序稱盧遵從柳來南者此贊亦永州作集有送盧遵游桂州序蓋其內弟云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

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示余其狀龍鱗虺尾虺許切拳

毛環目肉鬣

音獵

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

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

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僂尾童鬣

果僂力切

疏紫鱗兮巍然特

出瑞聖人兮

顏延年赭白馬賦實有騰先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

理平和樂禮樂

陳兮

禮一作百

鳴鑾在御大路遵兮

詩遵大路兮

世疵道悖還吾

真兮

江切

哀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潛泳旋旃淪兮

於

倫切淵居海遊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

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阡厥身兮

阡音鹽又都念切猶危也

匪馬之慕

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或疑其憂懼二箴在貞元末年王叔文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詞意亦貶謫後文云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
一作而昧勿思禍至後一作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

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
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
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

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觀集中與嚴厚輿書在元和八年書云怪僕所作師友箴與谷韋中立書此箴當作於八年之

前也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

孟子離婁下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

牙也久死

鮑叔牙與管仲為友後薦仲於桓公以為相杜甫詩云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

如土蓋管鮑
善交友者也

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

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
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作之年月雖不詳然觀其
詞旨當與前三箴前後作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
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

謂秦滅齊

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
世而亡也詭音怡自得貌

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

圖舉國造怨

晉厲公六年鄭倍晉與楚盟晉怒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

公欲還卻至曰發兵誅逆見強避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欲

復戰晉患之鄢音偃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

武季

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盪公鉏既廢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出涕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若之何臧孫曰季孫愛我疾疾也孟孫惡我藥石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

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

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
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瘡音愈

又音俞

三戒

并序

公之自序之意明矣戒言永

某氏之鼠當在適永州時作

吾嘗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
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
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

上音眉下音倪鹿子也

畜之入門羣犬垂涎

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

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忘已之麋也

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

善然時啖其舌

啖音淡

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

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

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舩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

見之屹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

然莫相知

慙魚僅切
恭敬也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

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

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

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囀

虎檻切

斷其喉盡

其肉乃去噫形之屹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

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
也因愛鼠不畜猫犬一作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

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

無完器施無完衣

施音移衣架也

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

與人兼行

累倫追切

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

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

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
猶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煥
數月乃已煥尺救切與臭同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
哉

柳河東集卷十九

謹案卷十八第七頁後七行何休公羊注曰境墉
不生五穀曰不毛刊本脫公羊二字角訛墉據
公羊傳注改又螳冢也刊本螳訛塏今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飽貌刊本脫貌字據莊子釋文
增

第十五頁前八行休嘉訢合兮刊本訢合訛宜訢
案此用禮記天地訢合語據郭雲鵬本改正

第十九頁後四行與晦同刊本晦訛晦據周禮地

官不易之地家百晦句改

卷十九第四頁前四行岼獄之不知避兮刊本岸訛狂據文苑英華改

第四頁前五行娛娛笑舞案詩邨風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此二娛字疑是俣字之訛

第十頁前七行又益以序而為他傳刊本而訛以據唐文粹改

第十一頁後六行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案唐文

粹無為馬二字疑此誤衍

第十二頁前五行渭水濱兮刊本渭作慕據唐文
粹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淵居海遊刊本遊訛逝據唐文
粹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季孫若死四字刊本脫據左傳
增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濬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貢生臣孟啟疆

謄錄監生臣范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

二十至
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五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

唐 柳宗元 撰

雜題一十二首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

漢高祖十二年自將擊黥布還過沛宮謂沛父
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
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
沛為朕湯沐邑惠公即位乃詔有司立原廟至
唐尚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禹

音薛與契同

佐命垂統股肱天子聖德未衰而內禪

音擅

元臣繼天而

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

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

興之

班固高祖贊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人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

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又俾九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

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

上音去下音遇

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

謀洞靈奮竒如神舜之胄也

陳平出自媯姓虞帝舜之後夏禹封舜子商均於虞

城三十二世孫過父為周陶正武王妻以
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至平佐漢封侯
汝陰脫帝密

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
夏侯嬰出自夏禹之

後杞簡公為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
夏后氏爵為侯謂之夏侯至嬰佐高祖封汝陰侯
鄩侯

鄩音 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裔

也 蕭氏出自子姓帝嚳之後商帝乙庶子微子周封為
宋公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因以為氏

至何事高 祖封鄭侯 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吞齊殄

楚平陽夏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

裔也 韓氏出自姬姓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
采于韓因以為氏至信事高祖封淮陰侯周氏出

自姬姓黃帝裔孫后稷封于邰七世孫古公亶父為狄所逼徙居岐下之周原故國號曰周至勃事漢封絳侯

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

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

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

祐殺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

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劍斬之後人至

蛇所有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矣

建赤旗於沛邑以

昭其神

謂高祖既立為沛公而旗幟皆尚赤也

以混諸侯

謂秦併六國而復歸于漢也

憑力於項以離關東

謂項羽剽悍而關東心離也

奉續堯之元命

續作

管切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

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

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

其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
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乃尊舊都以壯王業之基

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於

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

高祖

既立為沛公祭
蚩尤於沛庭

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

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

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於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閼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

黎歟

睦與
眷同

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

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也銘於舊邑

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勳

音勳

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蛇輔龍

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

蛇封豕

封豕大猪也封豕長蛇
以薦食上國見左氏

踊躍中野天復堯緒鍾

祐於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旆沛庭約從

從將
容切

諸侯

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

勦子
小切

殄霸

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
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王宗
裡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
元命亦舉嚴祀建旆豐許鼓遂據天位魂游故鄉永
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劔門銘 并序

憲宗紀永貞元年劔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行
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明年元和改元以高崇
文為行營節度使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山南
西道節度使嚴礪劔南東川節度使李康以討

劉闢銘謂嚴公即礪也考礪傳亦載劉闢反以
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
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歛錢及芻粟數十萬元
和四年卒贈司空後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賊
請加惡諡此銘當作於

未節度東川之前云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嗜為寇亂皇帝

元年八月帥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

孽魚列切
亦作孽

扇行怙

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苞劔門憑負丘陵以張
鰲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

守臣

蜀為古梁
州之地

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

為已任推仁伏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

必出於是諸峙

諸音廚峙直里切

饗賚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

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

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劔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

蟻潰鼠駭險無以固

一作以為固

收奪地利以須王師剗剗

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鼓

音墳

鼓一振

元戎啟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悱

憤房吻切悱音

斐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啟闢險阨夷為大塗衰沮

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

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

窮銘曰

井絡坤垠

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

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於

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羗髻

上驅羊切下音矛書牧誓及庸蜀羗髻微盧彭濮人注八

國皆戎夷屬文王者國名羗在西蜀髻微在巴蜀

狂猾窺隙狺狺嘯呼

狺魚巾切楚辭

犬猛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

害及巴渝

巴渝在唐屬劔南道

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梁當

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

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

上音毗下音休

陳為犄角

犄居綺切說文偏引

也左氏譬如捕鹿晉人犄之諸戎角之

右逾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上

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

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

他丹切衆也詩嘽嘽駱馬

大憖

囚戮

憖徒對切書元惡大憖

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

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

觀

塗山銘

并序

尚書曰娶于塗山孔安國曰塗山國名傳曰禹
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曰塗山
在壽春東北皇甫謐曰今九江當塗有
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作之年月未詳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
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
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歷自南河而受
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

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

崇乎執大象乃輯

音集

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

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

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

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

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

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

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

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
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
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
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
在長久厥後啟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
不守

啟禹之子而太康啟之子也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五子之歌注太康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史記所注亦引此

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

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

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

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

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則以弼聖謨刑戮防風遺骨專車

國語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
為大矣注骨節其長專車專者擅也克明克威疇敢以

渝宣昭黎憲耆定混區傳祚後裔丕承帝圖塗山巖巖
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唐孝友傳曰壽州安豐李興亦有志行柳宗元
為作孝門銘云云全載於傳亦不紀其年月云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
編戶亡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一作疾亟興自刃股肉假

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上音淡下妹悅切正作歡宿而死興

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

漬疾智切
洟音夷

墳

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

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

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

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

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

一作伍

而能鍾彼醇

音淳

孝超

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

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

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
曰可其銘曰

懿厥孝思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
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
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
墳陷膺腐背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跼蹐殊類異族
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
帝有虞以孝烝烝

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仲尼述經

以教於曾

謂孝經也

惟昔魯侯見命夷宮

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

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侯乃以樊穆仲之言立稱于夷宮是為孝公注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

廟古者爵命

亦有考叔寤莊稱純

左氏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潁考叔聞之

必於祖廟

有獻于公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

顯顯李氏實與

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奏章稽首慙慙上動帝

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

統合上下交賛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

并序

憲宗紀元和六年閏十二月辰淑州首領張伯靖反寇播費二州八年七月己巳劔南東川節度使潘孟陽討張伯靖八月辛巳朔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伯靖丁未伯靖降然考柳公綽傳止載拜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不書其平張伯靖之功若與銘所載詔書顯異進臨江漢之言若少異豈史偶逸之耶武岡在邵州邵與黔辰播費等州在唐皆隸江南西道永州亦其一也公時為永州司馬作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

黔音鈴

蠻獠雜擾

獠音潦西南夷名亦作

獠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鈞牂柯外誘西原

漢定西南夷置牂柯

郡西原亦西南夷地也

置魁立帥

一作伍

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

成羣皇帝下銅獸符

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

發

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不

即誅時惟潭部戎帥

潭在唐屬江南西道

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

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

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

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

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媚繼來於

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草面向化

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
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於大邦文儒申申有此
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
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
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上許偉切亦為蝮虫也下胡國切似鼈含沙射人為害如孤也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彌而遠莫可追已願銘

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

一作類

以示我子孫億萬年

一作彌
億萬年

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

曰

黔山之嶺

音攢高也

巫山之蟠

音盤曲也亦谿名

魚駭而離獸犯而

殘戶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

一作未誅

期死以緩公明

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

一作授師

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

反其信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

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

音矛

賊由公

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

畋音田獻與漁同周禮有獻人

輸

賦於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揅著

以占一作折筭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

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
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以永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
裔

井銘

公元和十年三月自京師謫為柳州
此銘十一年三月作當在柳州時文

始州之人各以鸛瓢負江水

鸛音鸛瓢五計切破鸛也

莫克井飲崖

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

惟咨嗟怨或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
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洌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
垧垧說文云堅土也一作壯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

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大
甑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其來

日新一作盈以神

舜禹之事

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十一月丙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祚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古今集中雖皆載此文晏元獻公謂此文連下謗譽咸宜二首

恐是博士韋籌作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

音還

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

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

授位公與私仁與彊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
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
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
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
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
獨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
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
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

仁一作

命二十二人興五教

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歷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

隤

徒回切

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

果烏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于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亦猶是也而啓賢聞於

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奉陶之賊生人盈矣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

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
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
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
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
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
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

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
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
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拂於君而利必及於
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
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
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
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
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

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

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
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
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
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
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
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

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

之石切

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

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誅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墻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

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為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傚其進晚耳而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傚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作之年月不詳然其言云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則在京師未謫時作大抵端以諷空空於

內者賈技於朝求過其分
而實不足賴云爾賈音古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

賈音嫁孟子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

必

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

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

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側而不植其

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

一本有材字

搯

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

搯乞洽切

舉之翺然

翺紕招切飛也

若揮虛

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

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

爚音淪

則遽然枯

遽音速

蒼

然白嚮之黃者梔也

上音支木實可以染黃

澤者蠟也富者不悅

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

坂音反坡坂也

馬相

踈

徒計切躡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踈

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踈不已

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

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

一有者字賈音古

當其分

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

於公卿然而至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

其有事驅之以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
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
之患乎

吏商

孟子謂宋牼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
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公為吏
商於孟子之言若甚戾者故終篇引孟子之言
而謂吾言有不得已者焉且曰吾哀夫沒於利
者以亂而自敗也姑設是底登進其志以成其
政云則公視當世之士吏而汙者蓋不勝其憤
不得已而有作也後世大吏鎮一方廉一道所

謂不勝其富者至則日事囊橐其去也一方為之騷然何止以貨商也哉然所謂賤而逐於道者未之聞也而又加顯焉是柳子之言亦無以施於後世而況聞孟子之言乎作之年月不可得而

詳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為患殺與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名惡終不遂名一作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

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
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

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
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
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
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
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
雖赭山以為章

赭音者

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

然而舉世爭以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
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
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

牼口切

何以利教為也柳

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
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
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吏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
撓乎下

撓女巧切

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

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疎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其論謂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與永州修淨土堂記意相表裏當是在永時為巽上人作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

東海若東海神名也孟豬澤名按書被孟豬注在荷東北

荷音柯又士可切諸當從豕旁

得二瓠焉

瓠胡故切匏也

剗而振其犀

剗音枯以

嬉取海水雜糞壤螭虬而實之

螭如消切腹中虫虬音回亦音尤

臭不

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

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

呀虛

牙切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

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

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

埋霾音

必泊之西溘

音誓

故其

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

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蜩虻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

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

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

盪音蕩

而同子於向之

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
若我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
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
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
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
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
又目我以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
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

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
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
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
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汨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
而窒於無明之室而雜於十二類之蜣虻人有問焉其
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
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
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

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

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

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

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

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

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

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

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遠一作達也不若二瓠之水

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柳河東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六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一

唐 柳宗元 撰

題序六首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據集元和五年十一月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
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
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
能也題當同時作俳音排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

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

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

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

取青婉白

婉匹計切爾雅曰婉配也

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

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

而俳又非聖人之所弃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

史公書有滑稽列傳

滑稽音骨稽音雞

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

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

掬音

菊溜力則罷憊而廢亂罷音疲憊故有息焉游焉之說

救切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上切刀切見禮記有所拘者有所

縱也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

蟲水草檀梨橘柚檀音查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蜚音折

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側魚切周

蒲屈到之芟音騎楚屈到嗜芟有疾召其曾皙之羊棗

曾皙嗜羊棗而曾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

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

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
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
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
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
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
喙也咕他協切嘗
也喙呼惠切彼亦勞甚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瑄字封叔嘗為萬年令公嘗誌其墓碣謂其撰
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如序所言據唐書崇
陵德宗陵也豐陵順宗陵也又據序云司空杜
公黃裳也宰相表貞元二十年黃裳相元和二
年罷二陵正其為禮儀使時然黃裳罷相後方
檢校司空此序當其罷相後作今相國郇公者
裴均也均本傳元和三年入為右僕射俄檢校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
累封郇國公故此序言相國郇公以此時考
之當作於元和三年云瑄渠中切又音僅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
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
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闕

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
邁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
子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于是河東裴瑾以太
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
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
物以受方國一作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
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一作備具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闕決

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

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

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

愛禮而近古焉者

一無而古字一無近字一無者字

昔韋孟以詩禮傳

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

韋孟為楚元王傳作詩諷諫其孫玄成以父任為郎

元帝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時玄成為丞相有宜罷郡國宗廟之議凡三詳見本傳

鄭玄以箋

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

漢鄭玄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

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等凡百餘萬言稱為儒宗玄之孫

曰小同仕魏為闕內侯高貴鄉公崇三老賈誼以經術
五更以小同為五更車駕躬行古禮焉

起而嘉最好學

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懷王太傅死孝武初立舉賈

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

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後漢

嘉最好學能世其家

盧植

盧植通古今學懷濟世志時竇武以靈帝初秉政朝議
欲加封植雖布衣聞武有名譽乃以書規之武不能用

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五世孫諶事
晉為中書侍郎撰祭法注莊子以行於世舊史咸以為

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

謂裴行儉

侍中公以禮

議封禪

謂裴光庭

祠部公以禮承大事

謂裴植

大理公

以禮輔東宮

謂裴儼

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

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
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
又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
勤勞揚於家邦一無揚字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
魯恩溢於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
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
取榮于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一年從公至柳而卒公嘗誌其殯謂其謨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具備連累貫通好文者以為工此即西漢文類之意也宗直死時年三十

三此序在永州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

駁音剝

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

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

一有記字

迄于

今交錯相糺

音糾

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于

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左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

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

一作襲之

文之

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

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愈

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

裂

磔陟格切

攢撫融結

攢俱運切撫之石切說文二字皆云拾也

離而同之與類

推移不移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

之府指揮照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

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

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廢

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端耶始吾少時
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
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
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
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
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
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
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

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
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列辟
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
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
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文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
決于漢氏決即協切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
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君凌也。憑之季弟。故序云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謂楊憑以序屬公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洪農人。憑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擬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為凌也。審矣。唐書云。凌終侍御史。誤矣。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

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
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策也比興者流蓋
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
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
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
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

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

陳子昂嘗為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

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風雅

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

莫能極

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為一代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世所不

建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于世

張曲江以比興之

隙窮著述而不克備

張九齡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其餘各探

一隅相與背馳于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

於文人滿盈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

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

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

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

都符

一作何

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

居記辭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

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

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

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于時凡我從事于文者

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

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據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書其父之名與文唯載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武陵元和三年到永序當在是時作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

君弱齡長鬣而廣穎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

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

士率以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侶

口旱切與侃同樂也又強

直也亦音去聲

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

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辭賦
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
為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
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
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於法官然後材
不遺而智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
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一作其
志嗚呼有一無有字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

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序言乙亥歲某自南徐來以歷考之乙亥即貞元十一年也序言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然其名不得而考先友記中有所謂王紓王紹者紹得幸德宗為徐泗節度今言其伯仲豈是家之子弟耶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

隕羽敏切

雖古猶今也

今一作乏

求之

于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

以來策名聞達秉毫

一無毫字

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

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

掉徒弔切鞅於亮切

咸不

得攀而倫之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貺予詞有遠致

又著論非班超不能續

一作讀

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

功以為名

徼古堯切

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

來京師會於舊里若璩瑒在魏

魏書應瑒弟璩咸以文章顯璩音渠瑒徒郎切

機雲入洛

機陸機雲陸雲也晉書二陸入洛三張減價

由是正聲迭奏雅章

更和播塤箎之音韻

塤音暄箎陳之切

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

風發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此况宗兄握炳然之文

一作握以贊關石廡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
炳之文

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叙于首章操斧于
班郢之門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柳河東集卷二十一